

論不履邪徑不欺暗室中的慎獨功夫

字數：3456

一、前言

《太上感應篇》是中國傳統三根經典之一，為道家的根本經典。其中所述諸多因果法則，警示世人斷惡修善。而「慎獨」一詞亦是時常出現於各家經典，為修學首要功夫。本文將由「不履邪徑，不欺暗室」¹一句，依據《感應篇彙編》一書，淺論其中所涵的慎獨功夫，從福、名、財、身四個角度，結合諸家經典，論述慎獨功夫於各處的具體體現與落實方法。

二、經句解析

「不履邪徑，不欺暗室」²一句從經文表面解讀並不難懂，然而若是深究其中含義，受用層出不窮。於《感應篇彙編》中解釋此句：「履，身之所蹈，與意之所及皆是。邪徑，指至微而易忽者。謂一事一念之邪僻也。欺，謂明知故犯。暗室，人所不見不聞之處。善惡初分之界也。」³

從解釋當中便能得知，所謂「不履」並非只是表面意義所表達的物理層面上不踏足或是不踐踏。這裡的「意」所指人的意念，也就是指我們心中所想、念頭所及都被稱為「履」。如《太上感應篇》原文當中所提的：「夫心起於善，善雖未為而吉神已隨之。或心起於惡惡雖為而兇神以隨之。」⁴因此並非需要真正做出實質的事情，當心念有動善或者惡的念頭時就已經埋下了果報的因，善必有善報而惡也必然有惡報。邪徑一詞也並非單指表面意上的不正的小路，泛指極其微小而容易忽略的地方。而「欺」字，我們常用意思為欺騙，這裡所解釋為「明知故犯」⁵。「明知」強調我們自己知道善惡是非，因此所欺騙者為自己本身而

¹ 《感應篇彙編》（和裕出版社，2012年6月），頁113。

² 同註1，頁113。

³ 同註1，頁114。

⁴ 同註1，頁977。

⁵ 同註1，頁114。

非他人。解釋暗室則很清晰，同時也強調了那是「善惡初分之界」⁶。畢竟常人，有人在旁監督，則為人做事，自然不敢隨意，但若是一人獨處則易放逸，尤其行為不易檢點，難免造惡種下惡因。《大學》中曾子也提醒到：「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其嚴乎。」⁷時刻將自己身設想處在人們的監督之下，自然不敢肆意妄為。同樣在心地上，感應篇中也提醒到：「又有三尸神，在人身中，每到庚申日，輒上詣天曹，言人罪過。月晦之日，灶神亦然。」⁸可見儘管是內心想法，也有著天地鬼神監督，連念頭也不敢放逸。

從解釋當中便能得知，這一句所強調之重點，在於我們的內心而並非只是事相。也自此可以得知需要在心上下功夫去改善，而並非僅是做出表象。如《了凡四訓》所言：「凡慾積善，決不可循耳目，為從心源隱微處，默默洗滌。」⁹也是強調了從內心上下功夫。若不能從心上改過，則所學只是表象而已，內心仍是造惡並未解決根本。如俞靜意公，縱然生活表象皆是在做，但實際內心並無半點善念仍是惡念，則自然感召惡果沒有絲毫善報。因此這也是為何《感應篇》將這句經句放在如此之前來提醒。關於慎獨的提醒，在《大學》中也是僅次於綱目，將打破自欺排在首位，皆是提醒我們慎獨的重要，功夫需從隱微處得力，不然全然只是空殼，自身難得半點利益。

三、造福之法

在《感應篇彙編》中，對於這一句經文具體有從四個方面詳細解釋了何為邪徑，分別是：福、名、財、身四個方面。下文將根據這四點一一進行分析論述。於福這一點上，文中有點出「稍有求之之心，即邪徑也。故當為子孫造福，不當為子孫求福。」¹⁰而此二者區別無非在因與果上，造福者是在因地下功夫，此處舉例為「謹家規，崇簡樸，訓耕讀，積陰德。」¹¹家規是家道得以傳承的根本，

⁶ 同註 1，頁 114。

⁷ （宋）朱熹：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 年 10 月），頁 7。

⁸ 同註 1，頁 81。

⁹ （明）袁了凡：《了凡四訓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2 年 3 月），頁 124。

¹⁰ 同註 1，頁 114。

¹¹ 同註 1，頁 114。

其中蘊含了歷代家族的經驗，謹守家規其作用如同儒家的禮或佛家的戒，防患於未然從，使得人們得以謹記教誨。而簡樸與耕讀則是培養吃苦耐勞，使得我們生出感恩心，以此心行善只為報恩並非求報，則所積自然是陰德，而福自然相隨。

反之也舉出例子「廣田宅，結姻援，爭什一，鬻功名。」¹²此四者，皆是直接去求其果報，但是並未以正當方式求，也並未在因地上用功。因此以此等方式，已經是埋下惡的種子，縱然開頭能攢的一些表象上的利，終將散去，所積累的也並非是真實福報。如後文中所舉董公僕的例子，別人將其孩子的科舉考試試題提前送來，縱然外人不知，他也只是將其燒了而並沒有給他的兒子看，而他的兒子最後成功考取功名。可見真要積福留予後代，還是應當由因地下手，自己修正內心積德行善，自然會有福德庇蔭子孫。

四、惜名之理

其後《感應篇彙編》則又提出了第二個世人所爭，便是名聲。於名聲當中，所做有功則自然而然留有善名，但若是為了名聲而刻意去求，則有時誤入歧路貪求果報，卻又沒能在因地下功夫。這裡也提出了例子：「敦詩書，尚氣節，慎取與，謹威儀，此惜名也。競標榜，邀權貴，驚矯激，習模稜。此市名也。」¹³可見名聲並非我們刻意做出來而得到的，只是我們做好自己的本分事，提升自己的德行自然有相應的名聲。如《中庸》所言：「故大德者，必得其位，必得其祿，必得其名，必得其壽。」¹⁴其中必得其名，就是指名聲，但前提是德行作為根基。而對待名聲聖人的看法如論語中提到的：「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。」¹⁵聖人以孝道存心，希望彰顯父母德行。所以《孝經》中提到：「立身行道，揚名於後世，以顯父母，孝之終也。」¹⁶這是聖人看待名聲的方式，而並非如凡夫僅是為自身牟利。因此所作所為也是提升自身之德行「明明德，親民」¹⁷，以這樣的方式來

¹² 同註 1，頁 115。

¹³ 同註 1，頁 115。

¹⁴ 同註 7，頁 25。

¹⁵ 同註 7，頁 165。

¹⁶ 王雲五主編，黃得時註譯：《孝經今註今譯》（台灣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 年 2 月），頁 1。

¹⁷ 同註 7，頁 3。

盡孝。

而相反，則是為了一己之私去追求名聲，而方法則是如上所述攀附權貴、狐假虎威。或是浮於表面、徒有虛名，以這樣的方式終究種下了惡因，就算無人知曉，也有天地鬼神為鑒。因此，這裡用惜名也是表達名聲本不是我們所應該爭取的，它不值得引以為傲，但若是自身德行有損落下壞的名聲則當以此為恥，且並不僅是因為自身受辱，而是有辱於家中父母愧對祖先。

五、用財之道

而其後則提出了第三點邪徑，舉例於錢財方面。無論是古代或是現在，財一直都是人們所爭的一大焦點。然而在文章中則舉出財的用處為「養生」，是指用錢財來維持我們的生命，用於最平常的生活即可，而有餘力能夠維持家中一切日用所需便足夠了。而後也舉例何為用財：「廣東脩，救荒儉，助義舉，此用財也。」

¹⁸文中所給的示例分別是指建造學校也就是讓更多人能夠學習、救助貧困的人、支持別人所做的善事。由此可見，所謂用財，則是盡可能的將錢財用於幫助別人維持他人生計或是義舉，也是不離開頭所說的養生，而並非用於驕奢淫逸。

而邪徑於文中則是提出：「稍有暴之之心，即邪徑也。」¹⁹此處所提的「暴之」是指炫耀，以錢財作為炫耀的資本而忽略了它原本的意義。此處也給出示例：

「糜宮苑，教歌舞，奢讌會，聚寶玩。」²⁰可以看出這四者，都是在已經滿足正常的需求後所添置的額外的花費，且實際上對於我們德行的提升並無任何幫助，並且對於他人也並無利益，只是增長自己的慾望。《大學》中有提到：「是故君子先慎乎德。有德此有人，有人此有土，有土此有財，有財此有用。德者本也，財者末也。」²¹也是提出了德行是根本，錢財只是支末。包括前文中所提到的《中庸》的經句「必得其祿」，也是為我們指出德行才是根基，有德自然會有財。《感應篇彙編》解釋這段的最後也是提出：「用財者，損而盈。暴財者，滿而拙。」

¹⁸ 同註 1，頁 115。

¹⁹ 同註 1，頁 115。

²⁰ 同註 1，頁 115。

²¹ 同註 7，頁 11。

²²也是指出雖然用財，錢財會被用掉但是有盈餘，而暴財則雖然看似很多，但實際是不足的。因此還是在念頭上檢點，是否有對錢財的貪欲，一念偏斜則已是造業。

六、修身之行

而最後一點則是提到修身。一者是「當為天下修身」²³，所舉出的事例為：

「省嗜慾，減思慮，戒憤怒，節飲食。」²⁴從文字上便能夠理解，可以得知此處所強調之修身，從因果角度仍是在因上下功夫。從自身的落實，以及對於內心的習氣的調服為重。尤其第一點「省嗜慾」與儒家《大學》八目所強調的首條「格物」一樣，都是先由克制自身之物欲開始。而正是能做到這一點，才能夠抵擋如上文所提到的財、名、福等對外物的渴求，而是塌下心從自身修身做起。而此處也強調當為天下而非為一己之私慾，同樣也強調了根本上是為人還是為己。

相反則是「私身」以愛護自己的身體作為修身的根本，因此文中也是舉例到：

「規利害，避勞怨，營窟宅，守妻子。」²⁵其所做雖為的動機仍是在自己一身，而非為人乃至天下。如范仲淹在《岳陽樓記》中提到：「其必曰：『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。』」²⁶將自身的安逸與享受，置於天下之後，先當為天下之百姓謀福利。而這才是修身之目的，卻並非安置好自己的身體，求得安逸而已。而這二者最後的差別，一者為公則逐漸擴大心量，所謂「嗇而大，羶而細」²⁷而另一者則是，心量狹小。

七、結語

通過體會《感應篇彙編》中對於這一句的解釋，可以詳細體會心中細小之差別。也得以從中分辨內心是否有所偏頗，走入邪徑當中。也由文中可知，無非淡

²² 同註 1，頁 115。

²³ 同註 1，頁 115。

²⁴ 同註 1，頁 116。

²⁵ 同註 1，頁 116。

²⁶ （清）吳楚材，吳調侯：《古文觀止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 年 10 月），頁 421。

²⁷ 同註 1，頁 116。

泊名利，盡好自身孝親尊師的本分，並擴寬心量念念為人，而非苛求果報，將目光放在利益而不顧後果。因此需時時對照經典，以明辨是非、謹小慎微、戰戰兢兢從心地上、因地上下功夫，謹慎獨處之時，從念頭當中修正自己的習氣。

主要參考文獻

（一）古籍專書

1.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清〕段玉裁注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臺北：洪葉文化出版社，2016 年。
2. 〔清〕吳楚材，吳調侯，《古文觀止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6 年 10 月。
3. 〔宋〕朱熹，《四書章句集註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 年 10 月。
4. 〔明〕袁了凡，《了凡四訓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22 年 3 月。

（二）現代專書

1. 《感應篇彙編》，和裕出版社，2012 年 6 月。
2. 王力，《王力古漢語字典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出版社，2014 年 1 月。
3. 王雲五主編，黃得時註譯，《孝經今註今譯》，台灣：商務印書館，2005 年 2 月。